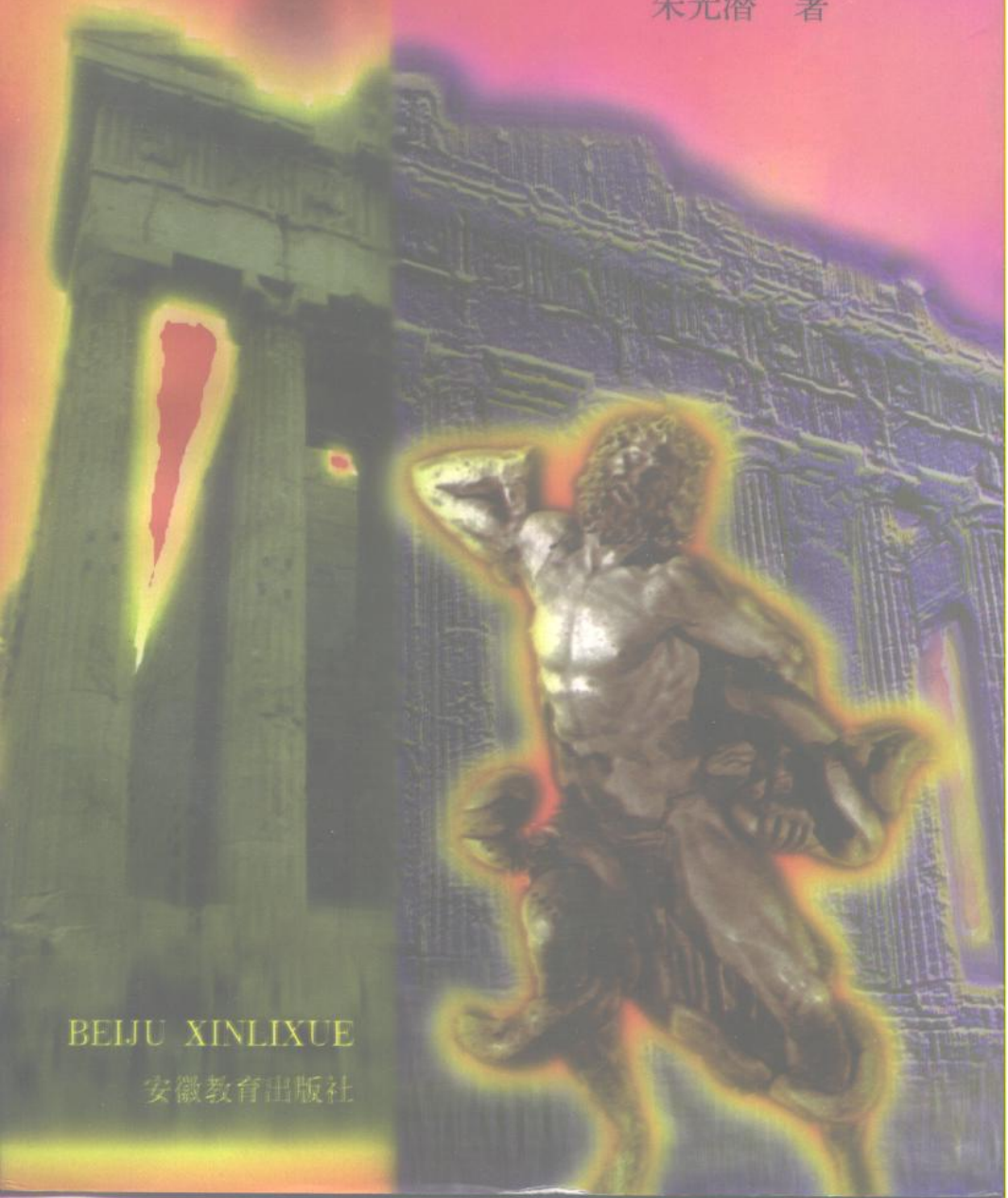


悲剧心理学

朱光潜 著



BEIJU XINLIXUE

安徽教育出版社

悲剧心理学

BEIJU XINLIXUE

朱光潜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2502

悲剧心理学

朱光潜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照排

合肥商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1 000

1996年9月第2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7001—10 000

ISBN 7-5336-0254-4/B·23

定价:13.8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中译本自序.....	1
前言.....	5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	9
第二章 审美态度和应用于悲剧的“心理距离”说	27
第三章 悲剧快感与恶意	59
第四章 悲剧快感与同情	73
第五章 怜悯和恐惧：悲剧与崇高感	99
第六章 悲剧中的正义观念：人物性格与命运.....	127
第七章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和布拉德雷的复述.....	153
第八章 对悲剧的悲观解释：叔本华与尼采.....	179
第九章 “忧郁的解剖”：痛感中的快感	205
第十章 “净化”与情绪的缓和.....	227
第十一章 悲剧与生命力感.....	253
第十二章 悲剧的衰亡：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275
第十三章 总结与结论.....	313

中译本自序



我现在把《悲剧心理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单行本。为什么要把近半个世纪前的旧著拿出来面世呢？这还得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编印选集说起。他们建议要把我少年时代在法国用英文写的、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悲剧心理学》博士论文译成中文收进选集里。我原先有些踌躇，一则这部处女作似已不合时宜，二则年老体衰，已无力自译。后来我请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教研室张隆溪同志把原文看了一遍，他也主张宜译，并且表示愿代我译出。他的英文基础以及西方文学的知识和鉴别力都是我素来钦佩的，于是我就把这项翻译工作全权付托给他。他译完后我读了一遍，觉得他的译文基本忠实，我只偶尔在个别字句方面略作修改，于是征得编辑的同意，把它附在选集第三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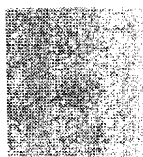
这部论著从1933年初出版之后，我就没有工夫再看它一遍了。于今事隔半个世纪，因收入选集，匆匆把中译本看了一遍，才看出负责编辑和译者张隆溪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这

不仅因为这部处女作是我的文艺思想的起点，是《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萌芽；也不仅因为我见知于少数西方文艺批评家，主要靠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从此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从1933年回国后，除掉发表在《文学杂志》的《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观》那篇不长的论文以外，就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读过拙著《西方美学史》的朋友们往往责怪我竟忘了叔本华和尼采这样两位影响深远的美学家，这种责怪是罪有应得的。现在把这部处女作译出并交付出版，略可弥补前愆，作为认罪并表示。我一面校阅这部中译本，一面也结合到我国文艺界当前的一些论争，感到这部处女作还不完全是“明日黄花”，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都还有可和一些文艺界的老问题挂上钩的地方。知我罪我，我都坚信读者群众的雪亮的眼睛。

朱光潜

1982年春写于北京大学，时年八十有五。

前 言



这部论著的基础是 1927 年在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研究班小组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悲剧的快感》。心理学系主任詹姆斯·竺来佛博士 (Dr. James Drever) 建议我把这篇文章扩充成一部论著。我遵照他的建议，在竺来佛博士和英国文学教授谷里尔生博士 (Dr. H. J. C. Grierson) 共同指导下，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年的研究。但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主要原因是在寻求一般文化教养中不能多花时间去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而我又不愿浅尝辄止，把这问题弄糟。最近五年来，我学习的各门课程都与悲剧有关。我读得越多，就越感到这个题目之大是远非我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我现在不揣浅陋，又来讨论这个问题，倒并非由于我的自信心有所增长，只是因为条件不允许我再在欧洲淹留，而正是在欧洲，我才最有机会阅读有关书籍并向教授们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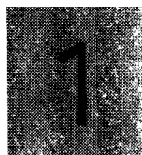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的三年中，心理学系主任夏尔·布朗达尔教授 (Prof. Charles Blondel) 指导我写作论文，

波兰人科绪尔文学教授 (Prof. A. Kozsul) 也常常给我指教，如果没有他们无数次的教导和具体修改，这部论著就会有更多错误，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无尽的感谢。我也愿借此机会感谢我从前的英国老师，曾给我许多鼓励和帮助的谷里尔生教授和竺来佛教授。

朱光潜

1933 年 3 月于斯特拉斯堡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

我们在下文准备讨论的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为什么喜欢悲剧？

只要我们想到，痛苦和灾难一般只会引起哀怨，这个问题就越显得难解了。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他的叔父回答说：“然而人生中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大军之中或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真正幸福得从来不会感到，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疾病会

时时困扰我们，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捱了。”^①

这些话并非一两个人的哀叹，而是在历史上时常可以听见的。人们不断因为人世的苦难而呻吟。只要记住《圣经·旧约》中的约伯和其他由于神的愤怒而遭难的人，我们就不能责怪他们怨天尤人了。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固然憎恶苦难，却又喜欢观看舞台上演出的悲惨事件。他们看过美狄亚杀死自己的儿女，或李尔王受到亲生女儿的虐待，却心满意足地离开剧院回家去。

因此，人们在悲剧中获得快乐似乎不是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也曾使许多心地虔诚的人困惑不安。例如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就说过这样一段有趣的话：

戏剧也曾使我迷恋，剧中全是表现我的痛苦的形象和激起我的欲望之火的形象。没有谁愿意遭受苦难，但为什么人们又喜欢观看悲惨的场面呢？他们喜欢作为观众对这种场面感到悲悯，而且正是这种悲悯构成他们的快感。这不是可悲的疯狂又是什么？因为一个人愈是受到悲惨情节的感染，就愈难摆脱这类情节的控制。^②

圣·奥古斯丁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喜欢看戏的人大多数都想到过。当我们在近代心理学中去寻求答案时，不

① 希罗多德：《历史》，1862年英文版，第四卷第三八页。

②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1907年英文版，第三卷第二节。

禁会失望地发现，心理学往往不适当地忽略了悲剧快感的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悲剧未发一言。里波(Ribot)在《情感心理学》论审美感情的一章里，德拉库瓦教授(Prof. Delacroix)在他的近著《艺术心理学》里，关于悲剧的论述都是语焉不详。这样的忽略确实令人惊异，因为近代心理学已经把探索的光芒照到了几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唾液腺的条件反射直到梦和种族记忆的朦胧区域。对文学领域的探测也并没有放松，例如弗洛伊德派论神话传说的著作以及布朗达尔教授最近深入研究伟大的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心理发展过程的著作。谷列格(Greig)在他的《笑的心理》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里，提到不下三百来种对喜剧进行心理研究的专著。谁不希望有一本论悲剧的著作可以和柏格森那篇文笔优美、说理透彻的《论笑》(实即论喜剧)媲美呢？为什么论喜剧的著作已经这样多，论悲剧的又这样少呢？难道人们更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生的光明面，而一旦说到悲剧，却保持一种适合于悲剧的庄重的缄默吗？

二

忽略悲剧快感的问题无疑不能以这个问题不重要为理由来辩解。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他们在心理科学还未流行之前就已是最深刻的心理学家。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和歌德，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悲剧中积累了大量心理学的智慧，